



儀

九十

公食大夫禮

親禮

服部文庫

117

171

8



儀禮註疏卷第九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食音嗣
補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

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

別錄第九釋曰鄭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

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

別云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若然聘禮

據侯伯之大聘此篇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

義案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

若七若九鄭註云此以命數為差九謂再命者十一

義禮統

卷之九

一

及

閣

謂三命者七謂一命者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國之孤視子男以此言之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不言食賓與上介直云大夫者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此公食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不先或後不常之義

公食大夫之禮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戒猶告也告

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
○易以親敬
○釋曰自此盡如聘論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使來行食禮之事云各以其爵者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上介出請入告問所以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為來事

○為于偽反下為既
○釋曰問所以為來事為從為公為賓同

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

三辭

○三息暫為既先受賜不敢當

不敢當

○釋曰既先受賜者謂聘受饗之時禮辭而已

至於饗食皆當三辭

賓出拜辱

拜使者屈辱來迎

已大夫不答拜將命

不答拜

為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

受命大夫還

復於君賓不拜送遂

從之

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

○釋曰察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終此賓不拜送為從之不終事故賓不拜送也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觀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遂送之

使者既不先反猶拜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

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于次俟釋曰云大門外如聘者則賓主設摯介以相待如聘

時也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初時謂賓發館時

服玄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註云射賓輕也

戒時玄端以此言之亦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卽玄端

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

次卽位也云如聘亦入于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

至於朝賓入于次註云入于次者俟辨則此入次亦

俟主人辨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卽皮弁此食禮輕

及大門卽位具主人也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

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釋曰云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解卽位之事云卿

陳器饌

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則知此具饌

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鄭下文註云自卿大夫至此

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羹定定多

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羹定俟反

肉謂之羹定猶熟也著之者下以為節釋曰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著之者下以為節

為節者羹定與下文陳鼎之節為目也甸人陳鼎

七當門南面西上設局鼎釋曰云鼎至作密致飧與甕餼皆九鼎

鼎一大牢也甸人豕宰之屬兼亨人者南面西上以

其為賓統於外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鼎蓋

以茅為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局作鉉古

文鼎皆作密釋曰云七鼎一大

義禮疏

卷之九

及古

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案天官有甸師氏兼有亨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為兼官故甸人兼亨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案亨人職云掌共鼎鑊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若然案少宰羹定饗人陳鼎者以其無甸人官故饗人陳鼎也既夕士禮云甸人抗重又云甸人築坵坎以士無臣使屬吏攝甸人之事非謂置此官也云凡鼎鼐蓋以茅為之者諸文多言鼎鼐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體故鄭云蓋以疑之然必知用茅者詩云白茅包之尚書孔傳云苴以白茅茅是潔白之物故疑用茅也

設洗如饗 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 必如至作鄉。釋曰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鄭據此文行

食禮而云如饗明先饗設洗訖乃後食故饗前知之是先饗後食也案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則食在饗前矣不言如燕禮者饗食在廟燕在寢則是饗食重先行之故二者自相先後是以不得用燕禮決之也引燕禮者欲見設洗之法燕與饗食同故無饗禮引燕禮而言也

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 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支反 匱以 為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

客饗食掌正君服位 為公盥者案特牲尸尊不就洗盥用槃匱故知此所設槃匱亦為公盥不就洗也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位者按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宰夫設筵加席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

宰夫設筵加席 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滫醬可以略此 設筵至略此。釋曰云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其賓

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云
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清醬可以略此者決聘禮禮
賓時公親授几者以無設清醬之事故
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禮也

無尊 **主於**
食不獻酬飲酒漿飲俟于東房

飲酒清酒也漿飲
馘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

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釋曰飲酒至飲也
也者按周禮酒正註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

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云漿飲馘漿也者馘

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馘漢法有此名故也云

其俟奠於豐上也者下云飲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

此云奠即彼加也云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

者以其和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

知此擬酌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是以酒人

云共賁客之禮酒飲酒鄭註云禮酒饗燕之酒不言

飲食之酒云飲亦是其義也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

飲也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彼先云

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先云漿別於

六飲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為渴而飲此漿為酌口

不為渴故異之

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凡非一也** 飲食之

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嫌在堂

釋曰凡非至在堂釋曰云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

尊猶嫌在堂者以其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

仍在堂故上特言之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釋曰**自此

不出大門降於國君

君迎賓入拜至之事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者按周

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又

云致饗餼饗食皆如將幣

大夫納賓 **大夫謂上摠**

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

迎賓即位

也納賓以公命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

左西方賓位也辟遂通不敢當君拜也公揖入賓從

揖入道之及廟門公揖入

釋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禴廟是以昏禮納采云至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折受諸禴廟以此而言則言廟皆禴廟也若非禴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鄉云受於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禴燕禮於

食饗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賓入三揖

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

讓先升

釋曰按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公升二等賓升

輕卿

下人君。釋曰言遠下人君者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

面北上

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

釋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者序已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大夫立于夾室之南是東於堂也

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

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

統于至在此。釋曰按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又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今在門東西上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故也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

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

釋曰宰宰至南上。釋曰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者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宰相當故云夾北也云宰宰夫之屬也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但宰官之內

室

東

乙

儀禮疏

卷之九

禮記

有宰夫之等是以下有宰夫之官皆於此立可知故云之屬也若然宰尊官在小臣之下者以其小臣位在此堂南故先見之非謂尊卑先後為次也

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

曰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者經云內官按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為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者按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事故先入廟即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之牲士庶羞之等皆助君食賓非已之事故

後入也**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

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

後入也

後入也

後入也

拜至

俟則

承擯以下立於士西少進東上

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者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承擯是大夫又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

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

公當楹北

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楹謂之梁至再拜者與

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

稽首論公拜至賓答拜之事云公再拜賓降矣者釋經賓降在至再拜下公再拜上以其至再拜者公已

一拜賓即降下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註云賓不敢俟成拜也若然鄭云

賓西階

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

盡稽首論

儀禮疏

卷之九

禮記

賓降答拜之事此云答拜下云拜也竝據公未降之前賓為一拜以其賓始一拜之間公降一等故間在一辭之中是以鄭云賓降再拜釋經北面答拜及拜也云公降擯者釋辭矣者解經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鄭註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按下文賓栗階升不拜升既不拜略於下雖辭賓猶降再拜稽首也若然擯者辭拜於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註云不升堂是也按下文云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註云無事又云擯者進相幣然擯者辭則擯者有事則進無事則退故負東塾也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

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與起也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

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是。

敕略 **自**自以至曰是。釋曰云自以已拜也者於反 **堂**堂下終為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云栗實栗也者謂疾之意也云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註云拾當為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也連步鄭云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註云栗感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註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是栗階之法也云不拾級而下曰是者凡升降有四種云是者君臣急諫諍則越三等為是階越一等為歷階又有連步又有栗階為四等也義已具於燕禮記疏也 **命之成拜階**

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

賓賓降至不成。釋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

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主君之意猶以為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士舉鼎去鼎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

面西上右人抽肩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

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為賓也今文奠為委古文

待為持論鼎入已載之事云去鼎於外次入者次

入為序入也故少牢云序入去冪於外者以其入當載於俎故去之也士喪士虞皆入乃去冪者喪禮變

于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

故也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

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七俎每器一人諸

侯官多也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兩鬮

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引王制解之

者是也云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者雍人

言入亦退旅人言退亦入皆入而退去故云文互相

備也云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者按少牢云鼎序入

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士合執二俎

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是大夫官

少故每人兼執也若然特牲云贊者執俎及七從鼎

入士虞亦云七俎從士昏禮亦云七俎從設彼註云

執七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不言并合者士官彌

少并合可知不言者文不具或云士禮又異於大夫

執鼎人兼執七俎故士喪禮小斂大斂奠舉鼎

者兼執俎也若依前釋則士喪禮略威儀故也大夫

長盥洗東南西南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

卒盥序進南面七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

義禮疏

クワ山ノ方

マナシ。リロ。クシ。シシ。

ヤウ梅。即ハキ生任色。

口フト為 是境 竹ワフト無之 竹ワフトカ
ヲ用ニ

郭合七品何しモ等々ワラキ

三色あり更一品ニ云ツテ七品

ワクイヨカシ 態ノイカ入押合

ワクイカ文ケバあり入シニ上

ニテ右七品ノ葉有 於て世を

らんシ 亦モカケヌコ口フト為

梅ノハ口フト為ノ際古きリ

ア文ニモ云リ 縁ワクイモ云リ

縁ノ内ニ 紅花ノワクイ是境

波ニハ小兒五三梅ノ用ニ五

歳ニハ此葉ノ用ニ云々中ハ

葉子ノ形類類アツテ禁ハ

句海ノ葉類ノ中ハ外ハ

葉ハ禁ハ

葉ハ禁ハ

於食生是也。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鬻也。乾魚

近腴多骨鯁。人爲橫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

橫云。寢右鄭云。右首也。寢右進鬻也。賓在戶牖之間

也。進脊在北。鄉賓必以脊鄉賓者。鄭云。乾魚近腴多

骨鯁。故不欲以腴鄉賓。取脊少骨鯁者。鄉賓優賓故

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腸胃七。同俎。以

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腴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

以其至十八。釋曰。云以其同類也者。釋經同俎

以其牛羊同是畜類也。云不異其牛羊腴賤也者。以

牲體則異俎。及此腸胃即同俎。以其腹腴賤。故略之

同俎也。云此俎實二十八者。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

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或別

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與牲別鼎別俎。是

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

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

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牲體別鼎

故取數於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

三。取數於春。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倫膚七。

故腸胃各七。既夕。盛陳奠。故腸胃五也。倫膚七。謂豕之皮

倫理也。謂精理滑肥者。今文倫或作論。謂豕之皮

草爲之。但此公食大夫爲賓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

別鼎俎。特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

有司徹雖同少牢。止三鼎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

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

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腸胃皆

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腸胃皆

橫諸俎。坐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坐及俎拒。順

其至俎拒。釋曰。腸胃得在牲而坐。膚亦言順

牲之性者。從多而言。云坐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

亦 脗 倫

以

三坐及組拒是也大夫既七七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

由便也士七載者又待設組事畢至設組釋

組者以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公降盥

云士設組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組可知也將設醬

論公與宰夫為賓設正饌之事云將設

醬者下云公設賓降公辭辭其從已卒盥公壹揖

之是以盥手也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一殺於初古文壹皆作一

宰夫自東房授醢醬授授公也醢醬以醢和醬授授至和醬

釋曰案記云蒲筵常長丈六尺於

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自

中席已西設庶羞也云醢醬已醢和醬者按歸饗饋

醢醢別知此醢醬不別而以醢和醬者此經所陳物

異者皆別器此醢醬下但言醬不別言醢明以醢公

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

設之以其為饌本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

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東遷至故處釋曰云

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

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

作階上示親饌階上不立至親饌釋曰云不立作

在作階上今近作北者以其設饌在戶賓立于階西

西近北今君亦近北是示親監饌故也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作也疑正立也自定之

貌今文曰西階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

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蕪以西菁菹鹿蕪

義禮疏

卷之九十二

及古

醢醢醢有醢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醢菁藟菁藟也今文鬱皆作糜

豆 醢醢至作糜。釋曰云人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已下依此為次彼註云醢醢肉汁也則此醢醢是肉之汁昌本者彼註云昌蒲根

又按彼註菹菹之稱菜肉通又云細切為菹全物若勝為菹又按彼經為菹者經言菹不言菹菹者即是

菹也彼言昌本亦即菹也此註云菹者菹菹細細為異通而言之菹亦得為菹故云菹也云醢有骨者謂為齏黍爾雅釋器云肉為之醢有骨者謂之齏又鄭

司農云有骨為齏無骨為醢也云菁藟菁藟也者即今之蔓菁也

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 亞次也不言綽錯俎尊也。耕反。亞尊也。釋曰云不言綽錯俎尊者上設豆綽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不綽不錯者俎尊故也

以為特 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豕至牲賤。釋曰云出下牲賤者以豕在牛羊之下賤膚豕之所出故云出下牲賤特之於俎東也

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 以其空也其所謂當門。釋曰前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出今還使以其士載訖遂設俎於賓前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

西二以竝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竝併也今文曰併古文簋皆作軌大羹滫不和實于

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

大羹滫煮肉汁也大古之

鐙音登 補

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登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

有益者饌自外入為風塵今文湑為汁又曰入門自

阼階無升反位者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

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云大

羹湑煮肉汁也大古之羹者謂是大古五帝之羹云

不和無鹽菜也大古質故不和以鹽菜對羹羹謂之

以鹽菜者也云瓦豆謂之登詩云于豆于登毛亦云

木曰豆瓦曰登云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

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下有宰夫

故云宰夫亦東遷所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

之長也亦東遷所釋曰言亦者亦前醬東遷所以醬

既東遷所今於醬西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

也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

也

東牛鉶菜和羹之器鉶鉶菜至之器釋曰云

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以鉶盛此羹故云之器也

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

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人庶飲酒實于觶加于豐

羞言之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

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

禮記曰凡奠者於左有酒者優賓也者按下文宰

夫執漿飲賓與受惟用漿醑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

之是優賓也引燕禮者彼據酒主人奠於薦左賓不

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義雖異

不舉是同故引為證也按燕禮無此文鄉飲酒鄉射

記皆云凡奠者於左與者於右不同之而引燕禮記

左右

賓祭正饌

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卻于其西會簋蓋也亦一

一合卻之各當其簋之西會簋至之西釋曰

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卻合故

云一一卻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為兩處亦者亦少牢

故少牢云佐食啓會蓋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

二以重設于敦南也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

釋曰自此盡醬滫不祭論賓所

祭饌之事經直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

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雖告具于公且欲使賓

聞之故知於房近西是以鄭云得鄉公與賓也公再

拜揖食再拜拜賓饌具賓降拜答公拜公辭賓

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賓升席坐取韭菹

以辯擽于醢上豆之間祭擽猶染也今文無干贊

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

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與受坐祭

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

坐取授至不坐釋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

按曲禮云穀之序辯祭之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

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

換于三豆祭于豆間故知於豆祭也云獨云贊興優

賓者欲見贊與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

者欲見贊與賓亦與之義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

之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割之也不言割則祭肺

判下皆同

也此舉肺不離而扞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

註肺不至作一○釋

也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此即為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也云不言扞則祭肺也者是與祭肺同其實舉肺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鄭解舉肺將祭之時絕未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

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受坐祭

重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挽手扱上銅以枲

辨擻之上銅之間祭**註**扱以枲扱其銅菜也挽拭也

扱以巾**註**扱以至以巾○釋曰此云上銅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銅

別自祭銅間云挽拭也拭以巾者案內則左佩紛幌幌即佩巾而云挽拭拭手以巾似幌不名巾者本名幌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中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銅而云扱上銅辨擻則唯有一枲優賓故用一枲而已少牢二銅祭神故宜各有枲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清不

祭**註**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註**不祭至盛者○釋

饌之內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清醬非盛者故不祭也若入庶羞則祭之故下文云士羞庶羞皆有大又云辨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少儀云祭膾膾詰為大魚肉之饗是亦祭之也宰夫

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註**既告

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

上也**註**既告至上也○釋曰自此盡降出論設加饌梁與庶羞之事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

右

上也知梁東上者下文宰夫膳公與賓皆復初位
 稻于梁西是以梁在東為上也位序內階西
 位序內階西特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膳稻于梁西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簠
 也進稻梁者以簠膳猶至以簠
 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鄭注云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上云設黍稷訖云卻會此稻梁不云卻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羞進也庶眾也進眾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饗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膾膾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湑石執豆左執蓋蓋進至執蓋
 釋曰云皆有魚也云魚中有二物三物之肉兼有魚也云魚

及

此釋曰當是小書且當在下文註下

或謂之膾膾大也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膾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膾祭也云唯醢醬無大者鄭註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乃鹽漬以美酒塗置甄中百日則成矣何大饗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饗也
 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者也
 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
 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簠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
 間容人者賓當從間往來

上南疑稻
是下之下疑衍

也。南者以其黍稷西之北有稻故庶羞設黍稷西
南南陳之是稻與庶羞俱是加故南北相繼俱在黍
稷正饌之西是下不與正豆併也云間容人者賓當
從間往來也者下文賓左擁簋梁右執爵
以降公辭升反奠于其所是賓往來也
北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禮是所謂羹載
中別。不統至中別。釋曰云所謂羹載中別者
之羹亦一也穀為正饌載為切肉則庶羞云左穀右
載則曰此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間容人同故謂所謂
羹載中別也。脚以東臠臠牛炙。脚臠臠今時臠也牛曰
脚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古文脚作香臠作
薰炙南醢以西牛臠醢牛臠。先設醢淨之以次也

鮪臣之反
補

賓祭加饌

內則謂鮪為膾然則膾用鮪今文鮪作鮪。先設
以次也。釋曰此云先設醢淨之以次而特性註云
以有醢不得淨也與此先設醢淨之以次違者大凡
醢配載是其正而醢卑于載今牛羊豕載皆在醢下
者直是淨之次非尊卑之列特性以一有醢若淨之
當醢在載上不成錯故不得淨少牢。鮪南羊炙以東
羊臠醢豕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醬魚膾。芥醬芥
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蔥秋用芥衆人騰羞者盡階
不升堂授以蓋降出。騰當作滕。滕送也授授先者
一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
異饌。論贊告饌具賓祭之事。贊升賓。以公命命

義禮記

卷之九十八

及古閣

賓升席。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

禮殺。故也。是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答拜為異也。賓坐。席末取梁

即稻。祭于醬。清間。即就也。祭稻梁。不以豆。祭加

宜於加。即就至於加。釋曰。云祭稻梁。不以豆

醬。註云。每飯歡清。以肴搗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又

云。不以清醬。註云。不復用正饌也。則此清醬。是正饌

而云加者。但清醬與梁皆是加。故公親設之。下文為

正饌。而云此加者。為清醬。雖是加。以在正饌之上。得

與正饌為本。故名正饌。其實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

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受之。而兼

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腳臚之間。以異饌也。

賓正食 肺

擁

壹壹至饌也。釋曰。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

輕也。名決。上三牲之肺。祭之。今此祭庶羞。并之。故云

於豆。祭而云於腳臚之間。以祭宜於加。故也。賓降

拜。拜庶羞。論賓正食受脩幣。至於食終之事。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左

擯。簋梁。右執。滫以降。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擁抱

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

下。然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

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

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已食。

侍食贊者之事

禮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

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

退于箱

禮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

禮箱東至之處

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侯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侯賓食即待事之處也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禮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禮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優賓

禮贊者至優賓

者以告公公聽之者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云重來優賓者

若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賓三飯以清醬

飯歛清以穀搗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

飽不言其殺優賓

禮每飯至優賓。釋曰每飯歛

人延客有載然後辭殺鄭註云先食載後食殺殺尊

此先食殺者彼鄭云大夫士與客燕食之法其禮食

宜放公食大夫禮云若然此為禮食故先食殺彼大

夫士與客燕食則先食載故不同又按昏禮同牢云

贊爾黍授肺春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註云皆

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歛清啣醬而不食殺者此公

食賓禮解體折節明食殺可知彼豚解者皆不食故

彼不食殺也是以彼又云三飯卒食註同牢示親不

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故不食殺也但清言啣淡

故也醬言搗鹹故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

解三飯而止故下宰夫進醬是不求飽故引論語學

者食不求飽為證也云不言其殺優賓者按特牲少

牢尸食時舉殺皆言次第此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

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

以進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綠賓意欲自

潔清賓挽手與受。受解宰夫設其豐于稻西。酒

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酒在至右漿。釋曰云酒在東者

案上飲酒實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酒在東也。云漿

在西者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

者按曲禮云酒漿處右鄭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

之則左酒右漿云兩有者據此公食而言左酒右漿

也。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飲漱公

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東帛十端帛也。侑猶勸

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

欲用淡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東帛至序端。釋曰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按上

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

亦在序內位也。云受束帛于序端者按大射禮公凡

受於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君至階上。釋曰云以君將有命者謂有束帛侑

食之命故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以待主君之命。擯

者進相幣。為君釋幣辭於賓。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許辭。降辭至

日云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降拜。當

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也。拜受幣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主

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退

西楹西東面立。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

降國侯主至將降。釋曰：按聘禮，賓三退負序，註云：三退三逡巡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彼皆當楹再拜，故賓退負序，此亦為公拜送幣，但在楹西耳。故賓在階西不負序，以將降故也。公壹

拜，賓降也。公再拜國賓不敢俟成拜，介逆出國以賓

事畢，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國揖執者，示親受，公降

立國侯賓反，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國從者府史

之屬，訝迎也。今文曰：梧受國從者至梧受。釋曰：云從者府史之屬，知非

士介者，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介國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賓入

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國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

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國便退至此退。釋曰：云便退則食禮未

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俯幣，更入以終食禮，故送庭實而後入，是以鄭云：便退則食禮未卒，解經賓入之意，云不退則嫌者，謂有貪食之嫌，解再拜稽首將辭之意，是以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者，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公辭國止其拜，使之卒食，揖

讓如初國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國賓

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國賓揖介入復位。釋曰：復位。釋曰：

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逆出，明知中間介復入可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賓降辭

公如初國將復入，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

飲國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

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國卒已至稻粱。釋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

宰夫東面坐啓籩會各卻於其西此云食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籩盛稻粱以其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矣不以醬清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清或時後用不復至後用釋曰云初時差互相成也者按上文賓三飯以清醬註云每飯歡飲不以醬清鄭意以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互相成而已言相成者既非互文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云後言清或時後用者前文賓三飯以清醬先言清後言醬是先用清此後言清或容前三飯後用清故作文有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

賓出

幣示親至侑幣釋曰云不以出者決士昏禮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亦是已所當得鄭不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

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異於辭卒食至於辭釋曰云卒食拜也不北面者按上文賓受侑幣出更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稽首其時辭欲退公留之卒食故決之以其待公留故此卒食禮終故東面為意有異故面位不同是以鄭云不北面者異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於辭也終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賓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初來至還也釋曰云

還也者知擯者告公者按經公送于大門內公不見賓矣而云賓不顧明知擯者告公公還入宴寢也此擯者告賓不顧即論語云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但彼據聘享說此據食禮說事雖不同復命云賓不顧矣即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篚他時有所釋故釋曰云歸俎者實于篚者此食禮無所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惟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所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所俎是一故知同用篚也云他時有所釋故者解三牲之俎言卷案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於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註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魚腊不與**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也

為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

與作豫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衛幣皆再拜

稽首朝謂大門外釋曰自此

事云朝謂大門外者以其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之文皆言朝故云朝謂大門外也若然按閏二年左氏傳云季友將生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註兩社周社亳社之間朝廷執政所不在但諸侯左宗廟右社稷在大門之內則諸侯外朝不在大門內者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間遙繫外朝而言執政所在又此食禮拜餼幣聘禮歸餼幣直言拜餼與餼不拜束帛者彼使人致誨聽之受其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受其誨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誨釋曰云此下

大夫有士訝者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勝又案上
 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故云此下大夫有士訝也
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
 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蜃醢四四為列俎
 加鮮魚鮮腊三三為列無特
 者按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菹菹醢醢昌本麋麋菁
 菹鹿麋菹菹麋案上文下大夫六豆用鹿麋以下
 仍有菹菹鹿麋在今上大夫八豆不取菹菹鹿麋而
 取饋食之豆葵菹蜃醢者鄭以特牲少牢參之彼二
 篇俱以饋食為始皆用周禮饋食之豆特牲兩豆用
 饋食葵菹蜃醢少牢四豆二豆與特牲同兩豆用朝
 事之豆菹菹醢醢註云菹菹醢醢朝事之豆也而饋
 食用之豐大夫禮以此觀之故此公食大夫兼用饋
 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云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
 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

鮮魚鮮腊云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
 為六俎一俎在特干俎東此九俎為三行故無特唯
 無特膚亦為下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
 若九此以命數為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
 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
 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
 孤視子男
 此以至子男○釋曰云此以命數為
 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
 則諸侯之臣分為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
 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為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
 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
 二文者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同再命卿爵
 尊為上大夫爵卑為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
 義豐充
 卷之九 二十五

不親食

下言若九者公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夫國之孤視子男者欲見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

上下大夫也古文毋為無謂上至為無釋曰上大夫饌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為行下大夫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南北五行矣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

以雉兔鶉鴛鴛鴦無母釋曰云鴛鴦無母郭氏曰鴛也青州人呼曰鴛母莊子曰田鼠化為鴛淮南子云蝦蟇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為鴛然則鴛鴦一物也

若不親食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謂

主至他故釋曰自此盡聽命論主君不親食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畢致饗食但賓不受之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執幣以將命豆實實于壺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陳壺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壺北陳者變於食壺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今文並作併併陳壺至作併釋曰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案上文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陳是同列也云壺北陳者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間二

此

傳禮疏 卷之六 漢古閣

以併北陳故云變於食也云糞數如豆者以菹醢各異物不可同糞故糞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壘下大夫六豆則六壘云醢芥醬從焉者以其三牲不殺生列於門內醢經百日乃成不由不殺故有醢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壘芥醬宜亦一壘知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知有也云筐米四者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

庶

羞陳于碑內 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不陳于堂辟正饌

釋曰 生魚至正饌也案鄭註周禮云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案鄭註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腹以膾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菹炙俱設今菹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若然庶羞之內衆羞俱有鄭獨云生魚者以其菹炙在牲不殺於兔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為主故云生魚也云魚腊從焉者雖無三

與

牲之肉有乾魚腊可知云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鴛者以其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腊上大夫九鼎加鮮魚鮮腊可知雉兔鶉鴛亦生致之矣云不陳于堂辟正饌者以其庶羞不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若然不陳於碑南者庭實陳于碑以其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

庭實陳于碑外 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

釋曰 執乘皮者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者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而陳之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者參分庭一在南今云碑外繼碑而言近北矣彼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謂在主人之庭參分庭一陳之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於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

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 為其踐汗館庭使也

近外 為其至近外

釋曰 案上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繼門

言之云為其踐汗館庭使近外也若然致饗餼牛羊豕亦在此此云使近外者以饗餼有腥有熟故略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此既不殺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牛羊豕宜近內故決之也

朝服食禮輕也朝服食禮輕也釋曰云朝服食禮輕者以其歸饗餼時卿

無償以已本宜往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賜亦謂食侑幣釋曰云亦者亦上速賓食

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釋曰云亦者亦上速賓食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

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

召之釋

曰自此盡大夫之禮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別於主君之事云記異於君者案下文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故知自此已下皆記異於君者是以此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此則異於君也以其下諸文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云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以其戒其兩有皆親為之故為此解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

迎賓于門外拜至

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

鄉降盥受醬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

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

文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賓止也主人三降

賓不從主人三降賓不從釋曰云主人三降

者案上文鄭註皆者謂受醬受清受幣皆

義豐流

卷之九 二十八

及古

於

儀禮

卷之九

禮記

自阼階降此鄭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
 盥者案鄉飲酒所言降盥者皆為洗爵故賓從降此
 降盥不為洗爵故鄭不數之按聘禮致饗饋賓降堂
 受老束錦大夫止註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
 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
 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
 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
 不敢食於尊處
 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降
 階下臣
 卑故也
 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
 降一等主人從
 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
 送幣亦然
 敵也
 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
 君也又案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
 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言
 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

此釋曰當是小書

同故也
 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
 辭謂辭其臨已食
 卒食徹于西序端
 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
 拜亦
 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釋曰云其他謂
 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
 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清幣不
 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
 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
 作使也
 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禮列國之賓來

儀禮

卷之九

禮記

記當是跳出

有疑無

儀禮

卷之九

禮記

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賓與受君禮同

與受君禮同。釋曰：云與受君禮同者，聘禮賓受

致饗幣云：堂中西北面，註趨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

央之西，此雖無賓，記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

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

食禮至一日。釋曰：祭祀散齊七日為戒，致齊三

日為宿。此則與祭祀異。此不宿戒者，謂不為三日之

戒，又不為一日之宿。故鄭云：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

期三日之戒申戒為宿，謂前期一日者。若然，必知三

日之戒，一日之宿者。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

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

食禮輕，故知有三日之戒。一日之宿，既無前日之事

宜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為之，故皆不言日數。故

賓則從戒而來，不復召是也。戒不速。食賓之朝，夙

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不授几異於醴

也。禮異於醴也。釋曰：決無作席。公不坐，亨于

門外東方。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

也。必於至主陽。釋曰：案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

人是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

在門外之禮也。燕禮註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

亦是大夫事。少牢廩饗饗饗，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

牲云：主婦視膳，饗於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

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

始，故亦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

於門內。純皆卷自末。司宮，太宰之屬，宰宮廟者也。丈六尺

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紵，有以識

掌

饗

義禮疏

卷之九 三十

禮記

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崔皆為莞。

司宮至

為莞。釋曰云司宮太宰之屬掌宮廟者。按燕禮云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註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

成要者也。註雖不同其義一也。但燕禮司宮云設尊

故以小宰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太宰之屬解之

案太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

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

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云丈六尺

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正文。按周禮考工記云車

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

六寸既建而池之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

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

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為

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云崔細

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是以詩云葭蒹註云葭蘆

蒹蘆則葦一名蘆一名蘆一名葦一名蒹此葦又與

房 賓

莞席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云有以識之者席無異

物為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為記識耳。云必以長筵

者以有左右饌者實在戶牖之間南面上陳饌之時

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

當席左右其間容宰夫筵出自東方。筵本在房宰

人故謂長筵也。

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筵本至右房。釋

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以其言

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

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

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

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

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也。賓車至

節也。釋

日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
與此同觀禮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同姓金路之
等乘墨車以朝墨車亦云不入大門與此亦同云凡
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
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云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者案
少儀云僕於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註
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云賓及
位而止北面者案玉藻云賓立不當門彼亦謂聘使
也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案大行人云上公立當
軾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
當車前者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
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連言也
云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者案大
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
男五十步註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
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及大夫士皆如之若然如諸侯則依命數臣下其君
二等則不得依命數矣而云依命數者依命數據君

而言其臣依君命數而降
之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
銅莖牛藿羊苦豕薇皆有

滑 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莖之屬今文苦為芥

菹 菹豆至為芥○釋曰云滑莖莖之屬者案士虞

記云銅莖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莖鄭註云

莖莖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莖此經云

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

其中兼**贊者鹽從俎升** 俎其所有事○釋

有葵也○釋曰云贊者鹽從俎升不言從豆升者贊者不佐

日直言此者豆亦從下升不言從豆升者贊者不佐

祭豆直佐祭俎故云俎其所有事是以上經云三牲

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若然黍稷亦贊祭

不從黍稷升者黍稷設之在後故也黍稷雖後升先

祭者以其先食黍稷有蓋幕 稻梁將食乃設去會

於房蓋以幕幕中也今文或作幕 釋曰簠簋相

將筮既有會明筮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於敦南蓋盛稻梁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于房蓋以幕幕巾也至於陳設幕亦去之經凡炙無醬已有鹹和之內牛羊豕炙皆無醬配之云已有鹹和者

若今人食炙然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也

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也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于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鄭據三命而言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者案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

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卿擯由下不升堂也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

賓主升降周還之事故云不升堂也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為名

謂至為名釋曰案上經云贊者告具於公而贊賓食故云上贊使下大夫為之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於食至優賓釋曰二十豆此記人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

得兼食庶羞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故鄭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所以然者優賓故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

儀禮註疏卷第十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
 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
 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疏
 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
 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儀禮註疏卷第十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

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

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十七別錄第十疏

釋曰鄭云春見曰朝等大宗伯文云朝宗禮備覲遇

禮省者按曲禮下云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

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註諸侯春見曰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

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
 享進覲音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展寧而
 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
 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據此
 彼而言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鄭又云是以享
 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二享後行私
 覲私覲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既
 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註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
 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
 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太宰職云大朝
 覲會同贊玉幣玉獻註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
 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既有私獻則四時常
 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
 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
 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
 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
 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
 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

郊特

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
 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即云是以享
 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
 讀以獻不見為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
 也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

帷門之外再拜

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

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

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

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

國郊謂至旌門。釋曰：自此盡乃出論侯氏至近郊。天子使使者勞侯氏之事。云郊謂近郊者。案聘禮云：至於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郊者亦近郊也。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而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云：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也。引小行人職者，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小行人既勞于畿，明近郊使大行人也。案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此雖不辨勞數，案小行人云：凡諸侯人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則此云近郊，據上公而言。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若然，書傳略說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案經註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案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註云：夫人謂王后，勞諸侯皆凡勞大夫皆五。此文不見者，以其聘禮於聘

客主國夫人尚行勞，以二竹篋方，明后亦有略言。王勞不言后，文不具也。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者，司服云：眠朝則皮弁。故知在朝服皮弁，至入廟乃裨冕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者，此對諸侯玉卑故。聘禮云：束帛加璧，是諸侯臣所執。小行人合六幣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諸侯所執，以致享。皆有束帛，配之諸侯玉卑故也。此乃行勞所用，以享禮況之耳。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而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儿之也。而所勞之處，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故不總言諸侯。而云侯氏也。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者，問禮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不在館舍，以帷為宮，以受勞禮也。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謂為帷宮則設旌旗，以表四門。彼天子所舍平地之事，引之者，證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也。案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內，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宮者，彼臣禮，卿行旅從徒眾

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眾多故於帷宮裏
二十八左氏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註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又外僕言
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
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彼亦是諸侯相朝當為壇以為帷宮受勞之
事也**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

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

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向聽之不答至

曰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升壇

也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知面
館賜侯氏車服而知也**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壁使**

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

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

亦斯類也若身自致者乃拜送下文偵使者及聘禮

私覲私面皆拜送幣是也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

者以其東面致面而左還明左還者南面也未降而

南面示將去故也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

者經云而立即云侯氏還壁故知立者見將氏將有

還玉之事於已故俟之不降云還玉重禮者案聘義

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重禮彼以璧
琮不還則為輕財者以其璧琮加束帛故為輕財不
還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
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為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
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

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

以崇優厚也。上介正止使者則已布席也。侯氏

釋曰自此盡遂從之。論侯氏僎使者遂從入廟之

事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行賓禮是賓客之禮是

以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

禮統焉。謂賓統有此堂也。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

者。案太宰云贊玉几。註云立而設几。優尊也。此使者

亦不坐而設几。故云所以優厚也。聘禮卿勞受僎不

設几者諸侯之卿卑故不與此同也。云上介出止使

者則已布席者。經不云上介出止使者。鄭云上介出

止使者。案至館皆不敢當皆使上介出請事。又見此

經云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侯氏不出故

知使上介止使者也。云則已布席者以其素不云布

席而云設几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席之所設唯在

此時。案聘禮受聘云几筵既設是几筵。侯氏用束帛

相將。故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僎使者

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僎使至其階。

以致尊敬也者。案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賓不還束

帛。賓僎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

亦僎使者。是致尊敬天子之使故也。知拜各於其階

者。此賓與使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

階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

之。駢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

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

朝。駢馬與人以西為上。案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

出。此亦以左驂出。故知左驂設在西也。又知其餘三

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者。亦案聘

無

傳禮疏

卷之十

禮記

禮禮賓執左馬以出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侯氏在館如主人明三馬亦侯氏之士以出授使者從者可知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亦如聘禮云下大夫勞賓使者遂以賓入至於朝其義同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

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

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作錫以其至作錫釋

侯氏舍館侯氏使之事云賜舍猶致館者猶聘禮賓至於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

尊極故言賜舍也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知是司空非卿者周禮以天地春夏

秋冬六卿無致館之事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官室之事故知所使者司空也但司空亡此文故云與

以疑之知小行人為承擯者案聘禮致館賓主人各擯介故知此亦陳擯介必知使小行人為承擯者案

小行人云及郊勞眠館將幣為承而擯是其義也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

伯父舍音汝此使者致館辭此使者致館辭皆云伯父者案下文謂同姓大國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侯氏再拜

稽首受館賓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

禮猶僨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僨使者

於內王使至於內釋曰云王使人以命致館

致館賓無束帛僨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其賓猶僨

使者用束帛乘馬故云尊王使也云侯氏受館於外

者案聘禮大夫帥至館卿致館而云賓迎再拜卿退

賓送再拜則聘禮致館不在外此不見大夫帥至館即云天子賜舍是侯氏受舍于外可知與聘禮異也知既則僨使者於內者以其既受館則為已所有明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

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

也今文帥作率大夫至作率。釋曰自此盡再

日使行觀禮之事知大夫是卿為訝者以其問禮秋

官掌訝職云諸侯有卿訝故知大夫即卿為訝者云

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者以其四侯氏再拜

時朝觀自是尋常故使恆循故事之常也稽首

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

其入觀不得竝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

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

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

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

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

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諸言

同姓釋曰此一經論前朝一日諸侯各遣上介受

次于朝之事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者上註云

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

者以其諸國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眾矣若其行

禮自有前後故鄭云顧其人觀不得竝耳云受舍於

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者以其春夏受贊於朝無

迎灋受享於廟有迎禮秋冬受贊受享皆在廟竝無

迎灋是以大門外無位既受觀於廟故在大門外受

義豐流卷之十七

及古朝

次知在文王廟門外者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
 拚以俟則諸侯待朝聘之賓皆在大祖之廟以其諸
 侯者無二祧遷主所藏皆在始祖之廟故以始祖為
 祧案天子待觀選亦當在祧祭瀆云天子七廟有二
 祧又案周禮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註
 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
 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
 卑故知在文王廟也若然先公木主藏于后稷廟受
 觀遇不在后稷廟者后稷生非王故不宜在焉云言
 舍者尊舍也者此賓以唯為次非屋舍尊天子之次
 故以屋舍言之是尊舍也若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
 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即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
 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觀遇
 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內次此文是
 也云天子使掌次為之者案周禮掌次云掌王次舍
 之灋以待張事故知使掌次為之諸侯兼官無掌次
 使館人為之故聘禮云館人布幕于寢門外鄭註云
 館人掌次舍帷幕者是也云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

知使上介者案下文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明知此亦使上介也云
 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案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秋
 曰覲鄭註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
 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而言其實早來勤王通有也故
 鄭云其來之心猶若朝故變覲言朝也云分別同姓
 異姓受之將有先後者案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
 案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聽天子曰
 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不辨同姓異姓與
 此不同者此謂廟門外為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故
 鄭註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入謂北面見天子
 時引春秋者案隱十一年經書滕侯薛侯來朝左傳
 曰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正也薛庶
 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
 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
 之乃長滕侯也若然彼服註云爭長先登授玉此位

下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
 先登外內同故引以為證
 侯氏禕釋幣于禩
 禩乃禮反禕婢
 支反故同
 將覲質明時也禕冕者衣禕衣而冠
 冕也禕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
 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
 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禩謂行
 主遷主矣而云禩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
 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禩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
 乃埋之於禩西階之東
 經明諸侯之在館內將覲
 於王先釋幣告於行主之禮知將覲質明時者案聘
 禮賓厥明釋幣于禩故知此亦質明時也云禕之為

言埤者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禕陪之義云天子
 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者天子吉服有九而言六
 服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為上無埤義衮冕以下皆
 為禕故云其餘為禕云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所
 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
 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故云
 以事尊卑服之云而諸侯亦服焉者亦據司服而言
 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故鄭云此差
 司服所掌也云上公衮無升龍者案白虎通引禮記
 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
 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階上則天子升
 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文承大旗
 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為
 旌又云諸侯建旌註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
 象其下復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
 者據衣服而言案玉藻諸侯玄冕以祭不得服衮冕
 以下是以鄭註司服云諸侯自於其家則降若然諸
 侯自家祭降魯與二王之後皆不得用衮冕鷩冕毳

儀禮疏

卷之十九

禮記

既

冕則此等及孤卿大夫絺冕玄冕者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云諸侯告禰用禕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禕冕以朝鄭註云為將廟受亦斯之類也云禰謂行主遷主矣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彼雖據天子其諸侯行亦然以其皆有遷廟木主若然大夫無木主聘禮賓釋幣于禰者大夫雖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亦為行主也而云禰親之者以其在外唯有遷主可事故不言遷主而云禰也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者案聘禮將行釋幣于禰此禰無文故約與之同乃受命即出行故云將受命釋幣于禰皆是告將行無祭祀知禰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者此無正文案聘禮祝告祝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篚埋于西階東此亦與彼同云禰者諸侯遷主藏於始祖之廟諸侯既以始祖之廟為禰遷主歸還入禰廟故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
 知此幣埋于禰西階之東也

對

乃朝以瑞玉有纁

○韜音獨 纁音早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為六色今文玉為璧纁或為噪
出 墨車至為噪。釋曰自此盡乃以次行覲禮之事云墨車大夫制也者案周禮巾車職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故知墨車大夫制也必言墨車大夫制者封玉路金路象路之等天子諸侯之制也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者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草路竝得與天子同據在本國所乘下

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者司常職文也云孤所以張繆之弓也者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繆故以此孤弓張繆之兩幅故云張繆之弓也云弓衣曰鞬者案月令云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言帶以弓鞬鞬是弓衣可知云瑞王謂公桓圭之等皆大宗伯典瑞職文云纁所以藉玉至為六色其義疏已見於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依於聘禮記

註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

之繡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

纁席畫純加次席繡純。**註**依如至繡純。釋曰云

爾雅牖戶之間謂之辰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地孔友國顧命傳云辰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是也言

比

而 嚮 綈 繡

綈素者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鄭以漢灋為況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周禮績人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繡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此白黑斧以此方繡次為之故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云斧謂之繡者據繡次言之白與黑謂之繡即為此繡字也據文體形質言之刃白而登黑則為此斧字故二字不同也云几玉几也者案周禮司几筵云左右玉几故知此几是玉几也註左右有几優至尊也亦與此同又案大宰云贊玉几鄭註云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但几唯須其一又几坐時所以為依今左右及立兩設之皆是優至尊也兩註相兼乃具云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繡依依前南饗設莞席紛純等鄭註云紛純者紛如授有文而狹纁席者削蒲弱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者謂畫雲氣次席者桃枝簾有次列成文此次席即顧命所謂篋席也篋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

締

說是以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天子袞冕負斧依。說以顧命云。牖間南嚮敷重。天子袞冕負斧依。

袞衣者禕之上也。績之繡之為九章。其龍天子有升。

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也。云袞衣者禕之上也者。但禕衣者。自袞冕至玄冕。

五者皆禕衣。故云禕之上也。上文云禕衣者。總五等。

諸侯指其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衣號。故言總禕衣。此

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云績之繡之為九

章者。衣績而裳繡。衣在上為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為

績次。裳在下為陰。陰主沉深。故刺之為繡次。是以尚

書衣言作績。裳言紵。繡為九章者。鄭註司服云。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

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締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云

南鄉而立者。此文及司几筵。雖不云立。案下曲禮云。

天子當宁而立。又云當展而立。在朝在廟皆云立。故

知此南面而立。以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

侯諸侯之見也。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

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

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

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夫至夫馳。

釋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無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無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

之屬。但司空職亡。故言蓋以疑之。云末擯承命於侯

氏。下介傳而上。擯以告於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

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

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行。西

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

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人故下註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觀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亦交擯三辭矣。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以下並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為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註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為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註云。為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傳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為末擯之意也。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

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

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

作賀。言非至作賀。釋曰。此經直云伯父其人

而見諸侯。故無迎灋。若然。案夏官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者。覲遇雖無迎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至於饗。即與春夏同。故連言之。

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

見尊。奠摯而不授。入門至不授。釋曰。云卑者

云。壻執鴈升奠。鴈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註云。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者。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出一作退

左降疑因下誤衍降字

謁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

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謁釋曰云其辭所易

者曰伯父其升者此又不見謁告之辭鄭註云上擯

告以天子前辭者謂擯者謁以上辭云天子曰非他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是

擯者於門外傳王辭告之使入此擯者謁告還用彼

辭所改易者唯改入字為升故云伯父其升也以其喚使升堂親受之也侯氏坐取圭升

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

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

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擯者至

進也○釋曰云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者以經侯氏

得擯者之告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

行享禮

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云從後詔禮

曰延延進也者以其賓升堂擯者不升若特牲少牢

祝延尸使升尸升祝從升與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

此文同皆是從後詔禮之事唯國所有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

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

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

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

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

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四當至致

此盡事畢論侯氏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云

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

相似由此誤也者知四當為三者諸文唯謂三享無
 四享之事所以誤作四者由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
 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舉陶云外海三海泰誓
 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云此篇又
 多四字者下有四傳攢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束帛
 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
 為四字也引大行人者欲證三享為正文云其禮差
 又無取於四也者案聘禮小聘曰問不享大聘雖有
 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案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
 享若然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是無取於四之
 義故從三為正文云初享或用馬或虎豹之皮者案下
 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為先言
 或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又聘禮經夕幣時皮
 則左首展幣時更云馬則幕南北面此下經亦用馬
 案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
 虎豹之皮為初享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
 以下皆禮器文是以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
 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

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
 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
 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彼諸侯國王為祫祭
 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與其因覲即助祭因祭即
 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即特致三享也云皆以璧
 帛致之者案聘禮束帛加璧享君束錦加琮享夫人
 小行人亦云璧以帛琮以錦是五等諸侯享天子與
 后此云璧帛致之者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即用琮
 錦但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據三享而言非
 謂三度致之為皆也凡享者貢國所有或因朝而貢
 或歲之常貢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春入貢及大宰
 九貢是也因朝而貢者則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
 貢祀物之等是也皆有璧帛以致之案小行人云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
 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
 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
 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

傳正疏 卷之一 禮記
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若如此言鄭知五等享玉各如其瑞者見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公依命數與瑞等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又知五等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者又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鄭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兼言聘者欲見聘使亦下君之瑞一寸與君同直言琮琮享夫人不言琮璧以享君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寸可知圭璋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者五等諸侯既用璧琮二王後尊明用圭以享天子用璋以享后可知又知二王後自相享亦用璧琮者以五等諸侯降於享天子明二王後退用璧琮可知子男自相享用琥璜者以其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又知五等之臣聘享之玉皆降其君一寸者又見玉人云琮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八寸據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後稱公大國稱侯則二王之後為公而前則謂公者案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鄭註云上公者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若然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加一命為二伯則周公召公是也本國猶稱侯則管侯燕伯是也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 卓讀至敬也。釋曰云中庭西上者案昏禮云參分庭一在南又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註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莒設于中庭鄭註云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則此云中庭義禮疏 卷之十六

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
 須入庭溪設之故也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
 也者以音字既同而讀從之卓王孫是司馬相如之
 妻文君之父也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故
 訓卓為的也云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謂若
 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四者
 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此為庭實故用十四
 案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乘黃朱而陳四
 匹者彼據二王之後以國所有享新玉享物陳於庭
 用圭以馬致享馬不得上堂亦陳於庭直以圭升堂
 致命乘馬若乘皮故以四為禮非擯者曰予一人將
 所享之物故用四馬與此異也

受之 國 亦言王欲親受之 國 亦言至受之。釋曰
 亦上親受之也。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
 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國 王

受

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
 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
 之卑益臣 國 王不至益臣。釋曰云授宰幣王既
 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此單言宰即大
 宰大宰主幣故周禮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凡玉爵註云助玉受此四者是也云王不受
 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案聘義圭璋還之為重禮璧
 琮不授還為輕財是以圭璋親受璧琮初即不受為
 輕財故也云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
 侯氏牽馬而出馬隨侯氏之後出授王人於外也云
 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春夏受費於朝雖無
 迎灋王猶在朝至受享又迎之而稱賓主至觀禮受
 享皆無迎灋不下堂而見諸侯也是王尊為君禮臣
 卑為臣禮王猶親受其玉命至于三享貢國所有行
 供奉之節故使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者是

儀禮疏

卷之十一

禮記

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故也聘禮享用皮及賓私觀馬皆使人受之者見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故與此異也若然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觀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氏傳云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而凡伯不賓服註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為王卿士不脩賓主之禮敬報於戎是以冬天子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是諸侯朝天子亦有聘及公卿事畢三享訖乃右肉袒于廟門之大夫之事也

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

刑 右肉至无咎。釋曰自此盡降出論侯氏受刑王免之降出之事刑袒於右者右是用事之

儀禮疏

卷之十一

禮記

便又是陰陰主刑以不能用事故刑袒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左袒者無問吉凶禮皆袒左知者士喪禮云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檀弓云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葬訖左袒故云凡以該之引易曰折其右肱无咎者案易豐卦九三云折其右肱无咎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註云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與與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引之者證刑理宜於右之義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者加得字解之當云告王以國所用為罪非罪之事也正是罪之一辭解擬受刑之意又解云告王以已無罪引下文伯父無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

賜車服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

力報 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

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王辭至勞也。釋曰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

也者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

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

即是外屏云天子外屏取禮緯之文故禮緯云天子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是也

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

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衰也驚也毳也古文曰迎于

門外也賜車至外也。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

姓象路案周禮巾車掌五路自玉路至木路玉路以

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云同姓以封象路云異姓以

東

封草路云以封四衛木路云以封蕃國鄭云同姓謂

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

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衰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

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衰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

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

皆乘象路以下四備謂要服以內庶姓與王無親者

自侯伯子男皆乘草路以下蕃國據外為總名皆乘

木路而已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略之也云服則衰也

驚也毳也據司服而言案司服上陳王之吉服有九

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也

賜無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

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

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重猶

儀禮疏 卷之十九 禮記

恩

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注：周禮云：路大也。君之居以太為名。是以云路。又云：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鄭引之證重賜無數在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音泰。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為氏也。釋曰：云言諸

其

鮮

乃

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其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眾，各停一館，故命諸公分往。左氏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伯華於是。邾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邾奚曰：夫謀而解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而卒無怨。魯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鄭引此者，證太史是右，是佐公而在公右之義也。云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太史舉明始時隨公，後升訖，公東面，太史又居其右，故云是右。謂於是乃居公右而並東面，知並立者，以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其在公右，宣王命故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升成拜。
大史辭之降也。
 春秋傳曰：且有後命。

以伯舅耄老毋下拜此辭之類。釋曰大史至之類。九年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之等于葵丘。

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

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

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鄭引之者證此大史述王辭侯氏下拜亦如此故鄭云此辭之類也但彼

以齊侯年老故未降已辭此下拜禮也故降拜乃辭之彼齊侯不升成拜

者亦以年老故也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筐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 侯氏受 **諸公賜服者束帛**

四馬饋大史亦如之 既云拜送乃言饋使者以勞

有成禮略而遂言 既云至遂言。釋曰云既云拜送乃言饋使者以勞有成禮

略而遂言者經云侯氏送再拜者事勢宜終故連言之其實饋使者在拜送前必以之饋後略言者以饋有成禮可依故後略言案上篇以來 **同姓大國則曰**

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

小邦則曰叔舅 據此禮曰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釋曰案周禮冢宰職云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註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

亦曰國者彼經或邦國連言或單言國則邦國連言據諸侯單言國據王以邦在國上故云大曰邦小曰

國惟王建國是邦之所居亦曰國彼對文則例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國言邦也鄭云據此禮云伯

父同姓大邦而言者鄭欲解稱伯父叔父不要同姓為定之意云據此云伯父者即上文云伯父此文即

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是以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若也據文則不要同姓與大國案下曲禮

義禮

卷之十

禮記

也疑當作他而在文上

東西二伯不問同姓異姓皆稱伯父州牧而稱叔父鄭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碎二伯亦以此為尊是也又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者惟據此禮而云伯父而言不據他文故鄭此註決為不定之意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享三食三燕侯

伯再享再食再燕子男一享一食一燕

禮謂至一燕釋

曰云禮謂食燕也者案聘禮及諸文言饗皆單云饗無云禮鄭所引掌客五等饗食燕三者具有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鄭言此者欲解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故言饗禮云略言饗禮互文者直言饗見王無故親享之若王有故亦以侑幣之禮致之食燕公之禮見王有故以幣之禮致之亦宜有五無故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者見五等諸侯

饗食燕皆具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之義也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註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彼是諸侯自相待法此鄭引之證經天子待諸侯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案掌客云王巡守從者三公上公之禮卿大夫侯伯之禮大夫之禮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類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禮皆有幣與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故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又云其也皆祗小國之君鄭註云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故知饗食燕亦有幣也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擯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鹿鳴序云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飲

祀方明

儀禮疏

卷之十

禮記

食據饗食有幣若然發首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於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若然天子燕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諸侯覲於天子已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為埽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

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壇以垂反埽音劣

○四時至侯也○釋會同王為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之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以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與此為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為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

儀禮疏

卷之二十三

禮記

殷見曰同鄭註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遍若如註則時會殷同亦有朝覲在廟而獨云四時朝覲在廟者以其周禮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王其中則有當朝之歲者復有不當朝之歲者若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巡守則殷朝亦云既朝乃於壇者六服之內若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五服若以十二歲王巡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在壇朝故鄭會同皆言既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朝事儀未壇朝而先言帥諸侯拜日亦謂帥已朝者諸侯而言也云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云云者經直言為壇鄭知

與

逐四方為之者案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註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於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鄭引此文下及朝事儀而言故知為壇皆依方為之但四方之壇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供待之事則無常數云八尺曰尋者依考工記云艾長尋有四尺從軫差之知尋長八尺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者謂合木為上下四方故名

方此則神明之象故各明此樂解得名方明神之義也云所謂明神也者所謂秋官司盟之職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是也云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案春秋襄十一年經書公會晉侯宋公之等伐鄭鄭人懼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畱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明神極之註云二司天神司盟司慎不敬者盟司察盟者是為天之司盟也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以其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故云猶宗廟之有主無正文約同之故云乎以疑之雖同四方為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下文以六色為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者案下文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并祭川沈祭地瘞鄭註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則是謂至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是王巡守在方岳亦為此宮可知是以司儀註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以其與

宮同也案司儀云王合諸侯令為宮據時會而言其巡守據王就方岳殷國此王有故不行諸侯同來此二者其壇文約與時會同故云與以疑之是以鄭註大宗伯云殷同王亦為壇於國外亦時會有文者也引司儀者彼此同是一事但文有詳略此文言者取司儀以足之云南鄉見諸侯也者在堂上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玉拜皆升堂授玉乃降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義禮九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及古制

信神頭 卷之十一 漢古閣
 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彼文上宜用蒼璧下宜用黃琮今於西方還依宗伯唯上不用璧下不用琮故鄭云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案宗伯註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鄭云非天地之貴其天地之貴即昊天崑崙是也既非天地之貴即日月之神故下云祭天燔柴祭地瘞鄭註天地謂日月也若然日月用圭璧者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四方用圭璋之等案大宗伯註云禮東方以立春為蒼精之帝而太昊勾芒食焉餘三方皆據天帝人帝人神則此亦非彼神也以其下文有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迎拜以為明神故知非天帝人帝之等是以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盟神鄭註云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魏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明日月山川之等非天帝也若然四方禮神還用圭璋琥璜非天神還用禮玉者尊此明神而

與天神同故用之也云刻其木而著之者雖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非置於坐以禮神於上下猶南北為順刻木於四方亦順不刻木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義然也
 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

乃定古文尚作上

釋置於至作上。釋曰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者。

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則亦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註夏官中夏辨號名，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刃小而為之也。云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為上。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者，以其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故云侯先伯子先男也。云諸侯入墮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案下註云：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則此云諸侯入墮門，或左或右者，是二伯初帥之，各依左右。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諸侯初入宮門，或左或右，亦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乃降南面見之，而揖。必知王有降

擯

下同

揖之事者，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又知王士揖庶姓之等者，此是司儀職。王在壇揖諸侯之事，彼與此同。鄭彼註云：士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擯。故為此解也。若然，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故也。以其覲禮廟門設擯，此則堂墮門設擯，是以雖繼覲禮之下，覲禮無降揖法。此與諸侯對門相見，故有降揖之事。

四傳擯

釋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

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

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

圖 上既至作傳。釋曰知莫瑞玉及享幣公拜於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職文擯者延之升堂以下約上觀禮之法云王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是以司儀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鄭云將幣享也又云及請事勞皆如觀禮者請事謂上文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受刑後王勞之故云皆如觀禮云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者以其面位同故各自設擯云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以其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故有四傳擯云至庭乃設擯者對上觀禮門外設擯案此上經諸侯各就其旂而立乃云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云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約顧命而知

之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

門之外反祀方明 **圖**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

上為龍大旆大常也王建太常終首畫日月其下及

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

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

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

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

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

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
 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
 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
 釋曰此謂至祝號也
 外論將見諸侯先禮日月山川之事云此謂會同以
 春者也者案下文於南門北門西門之外禮日月四
 瀆會同以夏秋冬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故知會同
 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
 案彼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
 為馬五尺以上為駒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
 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
 是太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桓
 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旂旗服氏註云九旂之總名故
 太常亦謂之大旂是以諸侯建交龍為旂亦謂之常
 大行人云五等諸侯亦曰建常九旂亦是通稱也云
 王建大常終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知

義然者以其先言日月後言龍故知終首畫日月依
 爾雅說旂旗云正幅為終長尋曰旒謂旂旗身也其
 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案左傳云三辰旂旗服註云
 三辰謂日月星孔君尚書傳亦云畫日月星於衣服
 旂旗鄭註司服亦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
 畫於旂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若然大常當有
 星所以司常及此直云日月不去星者既言三辰則
 日月星俱有周禮司常不言星者司常九旂皆以二
 字為名故略不言星是以此文亦略不言星案文大
 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則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大
 略引朝事儀以下至朝諸侯此亦同法故引之證此
 拜日於東門之事云天子冕而執鎮圭者案玉藻天
 子玄冕拜日於東門之外則知此亦玄冕也摺大圭
 者則周禮玉人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云
 乘大路者則周禮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
 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為名云樊纓十有二就者案
 巾車鄭註云樊馬大帶纓馬鞅就成也以五采屬飾

之一而為一成，樊與纓各飾為十二，幣十二，就也。云
 貳車十有二乘者，案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
 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而天子十二，以為節。故十二乘
 貳車者，飾皆與正路同，當亦飾之以玉，使人乘之，少
 儀云：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是也。云帥諸僎朝日於
 東郊者，朝日即拜日一也，以其朝必有拜，云所以教
 尊尊也者，天子至尊，猶往朝日，是教天下尊敬其所
 尊者，故云教尊尊也。云退而朝諸侯者，朝日於東郊，
 退就壇，使諸侯朝已，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
 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二者，諸侯朝事儀與此
 觀禮，其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觀禮如方明
 於壇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王乃四傳，擯見之，
 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故云由此二者言
 之。若然，朝事儀直有朝日禮畢，退見諸侯，此觀禮祀
 方明禮畢，乃朝諸侯，不同者，以其邦國有疑，則有盟
 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於壇，祀方明禮畢，退去方明
 於下，天子乃升壇，與諸侯相見，朝禮既畢，乃更加方
 明於壇，與諸侯行盟誓之禮，若邦國無疑，王帥諸侯

為

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是以朝事儀直云朝日，教
 尊尊而朝諸侯，不言祀方明之事，鄭云：已祀方明者，
 據此觀禮，上下有盟誓而言，此天子乘龍及下文禮
 日之等，若有盟誓，文當在宮方三百步之上，今退文
 在下者，欲見盟誓非常，尋常無盟誓之事，直朝日而
 已，故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者，左氏傳云：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引此者，解此經，反祀方明之意，反祀方
 明者，會不協而盟，故也。故引司盟證之，云既盟，則藏
 之者，盟誓既訖，寫此盟辭，頒之於六官，司盟之官，覆
 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
 象也，象者，其方明乎，鄭言此者，司盟云：詔明神，不言
 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言明神，鄭欲合為一事，故云
 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形象，可告，以其方明有四
 方，四色，是其象，無正文，以義約為一事，故言乎以疑
 之，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對前祀
 方明，加於壇上，祀訖退，而乃朝諸侯，訖又加於壇上，
 以載辭告之，云詔祝掌其祝，號者，案春官詔祝職云：
 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註云：八者之辭，皆所

以告神明也。盟詛主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邦國之信，是也。禮曰於

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

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

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

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

神為信也。此謂至信也。釋曰：知此謂會同夏

經禮曰於東門之外，已是以春會同，明知此是夏秋冬

也。既而禮各於門外為壇，亦各合於其方，是以司儀

云：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鄭註云：天子

春率諸侯拜日於東方，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

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云變拜言

禮者，客祀也。者言拜無祀，則兼拜上經云拜日無

盟誓不加方明於壇，直拜日，教尊尊而已。此經三時

皆有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與四

瀆及山川之事，故言禮是以或言拜，或言禮。云禮月

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為地神也。鄭據經三時

於北後西，不以次第，以其祭地於北郊，祭月四瀆亦

於北郊，與地同，但日者太陽之精，故於東郊，南郊於

陽方而禮之，以月是地神，四瀆與山陵俱是地神，以

山陵出見為微陰，故配西方。四瀆為極陰，故月同配

北方。又以月尊故先言之，而又祭於北郊也。云盟神

必云日月山川焉者，為其著明也。者以山川是著見

日月是其明，故同為明神也。引詩者，日明詩人以為

明證。引春秋者，定元年二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

幾不受功，即云云。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

月

客祀一作容為是
疏同

以月為盟神之事故不引據此觀禮言月以月明為盟神可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

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

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

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

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

主

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

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揭

反之禮於國之四郊釋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

盟主已備於上今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

於四岳各隨方向祭之以為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

沈必就祭者也者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於四郊望祭

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丘陵

故言升沈案爾雅云祭山曰瘞懸祭川曰浮沈不言

升此山丘陵陵云升者升即瘞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

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云就祭

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為天子

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即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

即此經祭山丘陵升是也冬北郊即此經祭川沈祭

地瘞也以其川即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以其

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為神主故兼言之此經兼有王

官之伯以月為神主不言者無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揭於著明者亦如上釋以日月為明山川為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禮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以其祭禮有三始樂為下神始禮柴為歆神始牲體為薦饌始燔柴是樂為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故云禮終案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亦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間則升沈亦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為下神之後而為祭禮終矣或可問禮此三者為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柴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以後始日長於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註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以及卑日月以下皆祭以日為主又云大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以其日亦是天神故以祭天言

之是以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以其前文天子在國祀日月燔祭既日祭地是月可知亦非正地神也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云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註以為告至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註為考績燔燎柴此又為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別有考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以為方明之主尚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之文故註不同互見為義明皆有是以此引王制之柴以為祭日引春秋者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為踐土之盟傳云山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為主此不言宋仲幾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者鄭註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尊奉王使出與

几

諸侯盟其神主月以其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鄉來所解諸侯以山川為主王官之伯以月為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於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亦與諸侯為盟

記凡侯于東箱 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禮記 王即至之處○釋曰云王即宰夫筵出自東房則此天子禮几筵亦在東房其席先敷其几且侯于東箱待王即席乃設之謂若聘禮賓即席乃授几若然公食大夫宰夫設筵加席几同時預設者公親設酒可以略几故以几與席同時設之若為神几筵亦同時而設故聘禮几筵設擯者出請命云東箱東夾之前者案上文觀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註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之制此有東夾者此周公制

在

中在

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註云文王廟為明堂註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為明堂云相翔待事之處者翔謂翔翔無事故公食賓將食辭於公親臨已食公揖退於箱以俟賓食是

偏駕不入王門 左旁與已同相翔待事之處也

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禮記 在旁至館與○釋曰云左旁與已同日偏者依周禮中車掌王五輅玉輅以祀不賜諸侯金輅以賓同姓以封象輅以朝異姓以封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輅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輅者天子所乘為正四輅者諸侯乘之為偏是據諸侯在旁與王同為偏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文而言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偏駕既云不入王門又云乘墨車而至門外

信

卷之十

汲古閣

諸侯各停於館明舍在館
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奠圭于纁上
謂釋於地也
釋曰此解侯氏入門在奠圭釋於地時當以纁藉承之乃釋於地此纁謂以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約組尺為繫者彼所以繫玉使固者也

禮記注疏卷第十終

